前提批判: 内在形而上学的思辨原理——《哲学通论》中的哲学基础理论

吴宏政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长春 130012)

一、使经验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

为了积极地解决形而上学问题,"使经验所以可能"除了康德提供的先天知识论原理,还应该包括把经验纳入到形而上学原理中的另外的原理,这就是使经验所以可能的客观的思辨原理。

1. 经验所以可能的"客观知识论结构"

"客观知识论结构"在前提批判哲学中是指: "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1] 54 概念框架与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者共同构成了"经验所以可能"的客观知识论结构。(当然,这一结构不单对经验有效,对哲学同样有效)康德从主观的先天认识能力的角度揭示了认识活动中的基本结构: 主观的直观形式、范畴仅仅使"对象"作为思维所构造的"现象"成为可能,但不能把握物自体。而在前提批判哲学中,作为客观知识论结构同样符合了这一基本原理,只是把这一单纯的主观的认识论结构,上升到了客观的知识论结构,这就是"概念框架"与"世界图景"以及"价值规范"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前提批判哲学对这一知识论结构做出了思辨联结: 在常识中,概念框架要围绕经验"旋转",从而形成经验的世界图景;而在科学中,经验则反过来围绕概念"旋转",从而形成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价值规范则是把世界图景与人自身的价值、审美等主观活动联系起来形成的价值观念。这即是使经验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

2 反思经验 (包括常识和科学), 构造"经验所以可能"的"界限"

前提批判哲学以上述客观知识论结构为基础,进一步对经验展开反思,其中包括对常识和科学的各自的反思,形成的命题是: "科学和哲学是常识的超越而不是常识的延伸和变形"。结论是: 不能用常识化哲学,而是用哲学"化"常识和反对"哲学的知识论立场"。[1] ^{24,82,89}以上命题为经验所以可能划定了"界限",即相对于哲学而言经验所具有的界限。前提批判哲学与康德划定界限的差别在于: 经验与哲学具有界限,但并不因此把形而上学问题限定在经验以外的"物自体"(康德),相反,对经验的界限的反思同样构成了形而上学所以可能的积极的环节。

3 在对经验的反思中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把"经验"纳入到内在形而上学之中在上述客观的思辨结构中,进一步对经验给予"反思",从而最终达到:在经验中完成了"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这一思辨活动。如果沿着先验论的路向,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是,经验作为"构成思想"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此一问题已被康德解决,故不作为前提批判哲学的问题。而前提批判哲学则是要"反思"经验(常识和科学)。这样的反思看到:常识与科学的存在是有其"界限"的,而这个界限不在别处,就在它与对经验给予反思的"哲学"的关系之中。如何把经验纳入到哲学之中,从而使经验成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在对经验的反思中,我们看到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思辨的统一:即思维与思维所把握到的经验(常识和科学)是统一的。这样,经验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才能够被作为形而上学的原理来理解。

二、使反思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

对经验的反思,必然迫使思想退回到对反思本身进行反思。这便是使反思所以可能的思辨原

理。如果说反思是一切内在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对反思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的揭示,就构成了形而上学所以可能的核心问题。

1 反思的客观知识论结构

前提批判哲学首先揭示了反思的知识论结构,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包括两个反面:构成思想的维度和反思思想的维度。而反思思想的维度包括反思思想内容和反思思想的根据和原则。[1]175 这个结构是一切反思活动的根本的知识论结构。然而,与第一条原理一样,仅仅提供一个反思的知识论结构是不够彻底的。必须以这一知识论结构作为基础,进入思辨原理的阐明。

- 2 对 (黑格尔以来的) 反思所做的反思
- A 基本命题为: 思想以自身为中介而实现的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予以"反思"。[1]147这是前提批判哲学所揭示的"纯反思原理"。所谓"纯反思原理"是指对反思自身所进行的反思,是反思本身所服从的规律。这里不掺杂任何经验内容,因而是纯粹的反思原理。此原理构成了包括逻辑学在内的一切思辨形而上学的前提。
- B 在先验哲学中,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主要落实在"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形而上学站得住或站不住,从而它是否能够存在,就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2]33}而在前提批判哲学中,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主要落实在"思维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反过来而思之"是何以可能的。对这一反思原理的反思,是一切内在形而上学都必然同时伴随的,否则,就只能是没有前提的直接以反思的方式"构造思想",而遗忘了"反思思想"的维度。惟当反思自身成为可能的,理论理性限度内的内在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因此,纯反思原理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一切理论理性限度内的内在形而上学的根基。根据这个命题,对本体的反思所形成的思辨逻辑同时应该被意识到:对本体的思是本体自身在思,作为纯粹客观的本体的思是自己以思的方式存在。
- C 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加以反思,不同于直接在反思中构造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黑格尔就是直接构造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他看来,不必要如康德那样,在构造本体之前,事先考察认识能力。因此,黑格尔直接进入水中游泳。黑格尔对反思有一明确规定: "反思以思想自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3]39可见,这里还没有揭示纯粹反思的原理,即,"思想以自身为对象"是以思想的"内容"为对象,还是以思想的"前提"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对象? 黑格尔没有作出这一重大区分。他只是说"思想以自身为对象",这还不够! 要同时意识到,这个以自身为对象,必须被置入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中。即我必意识到: 我的反思是以思想自身为对象,必须被置入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中。即我必意识到: 我的反思是以思想自身为对象,但我以思想自身为对象,这个"反思"的前提却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自觉。思想与自身的反思同时也就是存在自身的呈现。可见,黑格尔的反思是直接构造着本体,因而是相对于本体来说的"构成思想"的活动而不是"反思思想"的活动。这样,黑格尔的思想前提被他在批判康德的时候一并忽略了。问题是: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虽然在康德的"知性的外在反思"中的考察是不必要的,但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思辨的内在考察"则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它构成了反思所以可能的"思想前提"。前提批判针对黑格尔的这一对反思的思想前提的遗忘,重新迫使我们回到对反思自身进行反思,进而形成了"使反思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即思维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反过来而思之。

三、使时代精神自我运动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

时代精神的自我运动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是形而上学原理的最高形态,它是前两个环节即"经验所以可能"和"反思所以可能"的扬弃。思辨原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对知性造成的"二律背反"给予思辨的联结。作为时代精神自我运动的反思原理、解决了如下二律背反。

1 对"哲学解释循环"的思辨解决

前提批判不是建立在经验的联想律上的无限追问。如果按照知性的联想律来追问思想的前

提,必陷入二律背反,从而否定前提批判哲学的合法性。比如,知性坚持问:如果哲学进行前提批判,而批判的前提是什么?前提的前提又是什么?……这样,任何一次前提批判都要建立在某一前提之上,而前提尚有待去批判,依次类推,每一次前提批判都是没有对前提自觉的,因此,前提批判是不可能的。前提批判哲学把这一"知性"所遇到的困境称为"哲学解释循环"。"哲学以自己所承诺的'统一性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己作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哲学解释循环。"[1] 186 然而,前提批判哲学在思辨思维中扬弃了这一知性的二律背反。思辨思维中,前提不是从外部获得的,而是自己为自己确立前提,这样,前提批判并非一个"恶"无限,而毋宁说是真正的思想自身无限性的展开。思辨思维中,上述二律背反就不再是不可接受的矛盾,而恰好被自觉到:它是时代精神自我运动的思辨逻辑。时代精神就是前提批判自我设定自我的反思活动。"前提"不能从一个思想的外部按照经验的联想律来寻找,而是要在时代精神的思想内部来寻找,因为时代精神自己为自己确立思想前提,而且是以确立思想前提的方式回到时代精神本身。这便是时代精神自我运动的反思原理。

- 2 对 "看不见的手"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的思辨联结
- 一方面,一切思想的前提,就其作为无限的开端总是"幕后操纵者"或"看不见的手"。[1] 175另一方面,前提批判哲学同时又尊重了恩格斯对思想前提的论述: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相互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 139。思想的前提既是"看不见的手",又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这构成了时代精神自我运动的第二个二律背反。前提批判对此作出了思辨的联结:就"本体"作为思想的最高根源来说,它是"看不见的手",(既不能被直观到,也不能被知性所把握到。)但这一本体必然扬弃为认识论上的必然性,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必然是确定的,如果没有这一反思结构提供确定性的保证,"看不见的手"是不能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出现的,因此就只能回到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而不能在思辨理性内部建立积极的内在形而上学。因此,在思辨思维中,"看不见的手"必然扬弃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二者构成了时代精神自我运动的两个内在环节。
 - 3 对时代精神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思辨联结

时代精神自我运动中"知性"所遇到的第四个二律背反是:在知性看来,时代精神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是矛盾的。"每个时代的哲学理念,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类所达到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最高理解,即该时代人类思想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它具有绝对性;从历史的局限性看,每个时代的哲学理念,又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思想的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此它具有相对性。"[1]187而前提批判哲学在思辨思维中,把时代精神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思辨地联结起来,即作为时代精神就其仅仅是属于它所属的那个时代而言是绝对的,它只是它那个时代的绝对。但正因为此,它只是一切时代精神的一个环节,因此它又是相对的。相对是绝对的一个环节,绝对也是相对的一个环节。这一对时代精神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思辨联结构成了不同时代精神中"形而上学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

以上分别解析了前提批判哲学在思辨理性限度内解决内在形而上学何以可能问题上所确立的 三条思辨原理,三者构成了《哲学通论》中的哲学基础理论。

[参考文献]

- [1] 孙正聿. 哲学通论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 [2] 康德.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3] 黑格尔. 小逻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责任编辑: 崔月琴]